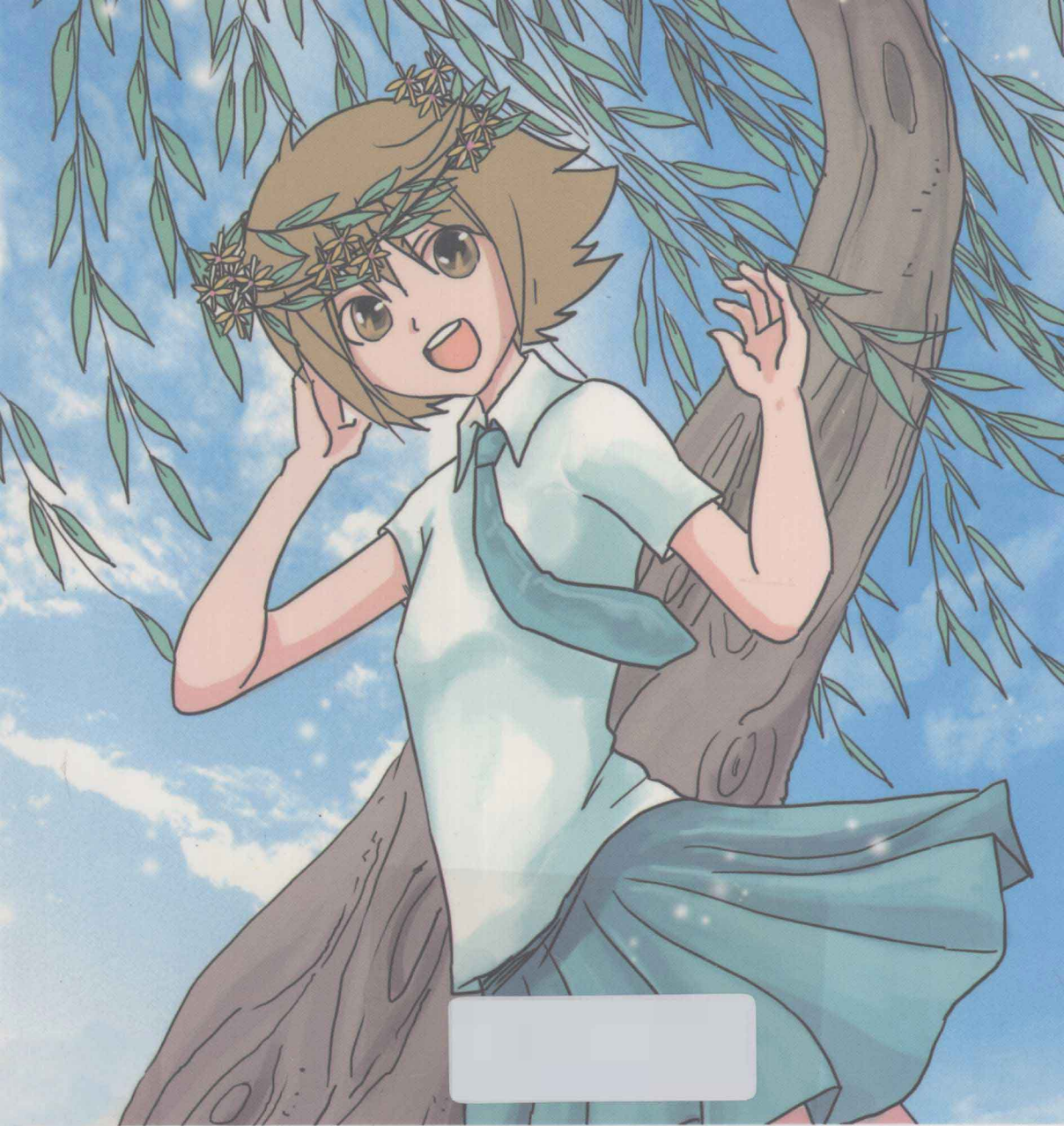




乡村拾遗

静子 著

台海出版社



乡村拾遗

静子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拾遗 / 静子 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68 - 0148 - 2

I. ①乡… II. ①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2894 号

乡村拾遗

著 者: 静子

责任编辑: 王品

装帧设计: 泽天世荣

版式设计: 柳永康

责任校对: 田灿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1000 1/16

字 数: 171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8 - 0148 - 2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拾遗记（自序）

在我，乡村，是个永远绕不过的情结。

我最纯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乡村度过的。

离开故乡后，心野了，走过许多地方，也见识过许多风土人情和所谓的世面。每走一个地方，几乎是在离开不久，就淡然了，渐渐忘去，消失在记忆的沙漠里，红柳上蒸发的水珠一样，永不回归，干干的。甚至有些所谓的大事，再次和当事人在酒桌上偶尔相遇，对方问起时，我却不知所云，提醒再三，实在没有多少印象，只好之乎者也地搪塞。而一个人独处时，回首漫漫的岁月，记忆的脚步一下子跳回最初的地方，随当年情感的起落而起落，又一次次地重新经历着，激越时，依旧不能自己。

我这才了然，过去的，未必真的过去。即便河水消逝，河床干涸，但记忆中的桑干河依然奔流不息，将伴随着我走到生命的尽头，然后戛然而止。

前年的秋天，当我放下利益，停止追逐，清闲下来，有话要说，再次拿起笔来，想写一些文字，发表在博客上，笔触自然落到故乡，沿着坑坑洼洼的地势，宕荡起伏着，唤回多少失落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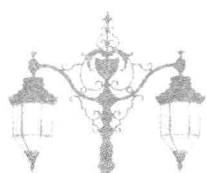
于是，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一座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城市，我静坐高楼窗前，看着假山假水，人工花木，沉浸在故园温婉的回忆里，情不自禁，写下一段段故乡的往事，先发表在博客上，又被一些报刊转发，让人们和我一起回到过往，寻找到许多相似的经历，随其快乐，随其感伤，在乡村的土火炉里，柴炭一样燃烧，烧煨，直到化成灰土。

在写这些故乡往事的散文时，常常浮现出许多故乡的人和事，凝结在一起的，就成了完整的篇章。有一些像编苇席剩下的小条子，七长八短，

连编蒲笋也不够了，散落在那里，支离破碎，如散碎的鱼鳞落在泥上，不好收拾在一起，更无法在鱼身上复原了。这些零零星星的东西，让我想起儿时秋后的拾田，又叫拾穗。那时我还小，虽也算公社的小社员，却拿不起镰刀，割不了田，就是拾山药蛋，也是两三个孩子跟一个刨的大人，就这还常常落在后边，弄得满身满脸湿土，一股山药蛋味。对我们这些小社员，队里自有安排，十几个孩子组织起来，在大人割过的田地上，踩着茬子，捡拾遗落的谷穗、豆苗、山药蛋。

我就想，这许多用不着的文字，也是故乡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丢掉实在可惜，何不学着儿时的拾穗收拾起来呢？

写着，写着，就有了这许多大散文之外的乡村小故事，即乡村拾遗。是为记。



Contents 目录

花草动物篇

山哑哑	1
芨芨草	2
甜草苗	3
人獾子	4
巧瓜瓜	5
贼豆子	6
大马毛	7
小米蛇	8
秋杏花	9
小黄杏	10
瓢葫芦	11
看瓜蛋	12
酶棒儿	13
倒栽杨	14
捡半子	15
勾勾蔓	16

灭黄鼠	17
卧柳柳	19
公种马	20
酸溜溜	21
黄鼠狼	22
苜蓿芽	23
送饭牛	24
宅宅面	25
羊角葱	26
扁担儿	27
鸡屎豆	28
沙蓬花	29
吹面儿	30
捞鱼鹞	31
木瓜瓜	32
干茄苗	33
黄大雀	34
追风草	35
花喜鹊	36
驴捂眼	37
二八八	38
洋山药	39
九莲花	40
打蝗虫	41
种谷鸟	42
蒲公英	43
捅蜂窝	44
套野兔	45
小黄儿	46

土面枣	48
吃皮条	49
屎扒牛	50
榆钱儿	51
夜耗子	53
纱波涛	54
老来红	55
气死猫	56

风土人物篇

二国汉	57
犎官爷	58
换妻子	59
钉盘碗	60
吃派饭	61
刘道士	62
拉旱船	63
烧旧书	64
二软子	65
会说话	67
贺二杆	68
三木匠	69
七两粮	71
尿盆子	72
配对儿	73
小机灵	74
梁拍子	75
猪妹妹	77

吃回奶	78
老油条	79
包文正	80

奇珍异物篇

大土堆	81
阴沉木	82
蛤蟆墨	83
孩儿面	84
活鱼盘	85
三关庙	86
古窑洞	87
童丝尿	88
老机井	89
梳妆匣	90
水草地	91
黑淤泥	92
上马石	93
玉戒指	94
小木碗	95
避水珠	96
黑旋风	97
大火球	98
天文蛋	99
七仙女	100
天马肉	101
天字书	102

乡俗玩物篇

翻身饼	103
绞脸线	104
沙药罐	105
点羊窝	106
打元宝	107
双黄蛋	108
头数蛋	109
芫荽蛋	110
小电影	111
茅坑儿	112
鸟笼子	113
连阴雨	114
抢丧糕	115
茴茴面	116
抓糞头	117
打衬子	118
祭祖先	119
煤油灯	120
打沙锅	121
鸡娃蛋	122
赶门楼	123
推碾子	124
万花筒	125
画影墙	126
篱笆墙	127
手影戏	128
错位儿	129

离娘肉	130
打架人	131
电石灯	132
羊杂割	133
烧土块	134
取灯儿	135
打火罐	136
大裆裤	137
犟八头	138
数秫秸	139
白葫芦	140
懒汉鞋	141
堂祭菜	142
冻豆腐	143
擀面杖	144
甜面茶	145
白皮饼	146
哈密枣	147
寄埋人	148
大洋箱	149
吹泡儿	150
拖油瓶	151
牛骨头	152
豆腐渣	153
芦苇席	154
穿水漂	155
滚铁环	156
八大碗	157
划道儿	158

经济烟	159
普通话	160
猫娃娃	161
老官升	162
跑马灯	163
拉风箱	164
滑冰车	165
耍孩儿	166
大辫子	167
古锁子	168
水蒸蛋	169
辘轳井	170
坐月子	171
水葫芦	173
私塾坊	174
做扑克	176
大粉盘	177
烧肉面	178
串门子	179
一指功	180
鞋云儿	181
身价钱	182
赶钝牛	183
糖蛋纸	184
压绿肥	185
压岁钱	186
起外号	187
油豆腐	188
藏老猫	189

挖地道	190
-----------	-----

民间传说篇

鬼豆腐	191
鬼打墙	192
正好好	193
王母版	194
鬼饺子	195
猪蹄儿	196
灯笼鬼	197
盛溢油	198
黄汗衫	199
醋熏法	200
墓活鬼	201
鬼节日	202
后 记	203



山哑哑

我村名洼，沟多，梁多，坡多。南梁，北坡，东沟，西沟，中间一道洼，是最基本的地形。

东沟弯弯曲曲，直通河湾，出口便是桑干河畔，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几乎集中在这一带，冬夏无常，这儿是孩子们的乐园。

午后，天气晴朗，站在沟口沟沿一喊，稍停一会，便荡起相同的回音，像学舌的鹦鹉。有人说，这是深沟泛起的回音，但回音，一发即回，何必稍停才回？再仔细听，回音和原音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很细微。老年人说，这是山哑哑在叫，你说什么，他学什么，一学就会，分毫不差。果然，按老人们的指点，依声而寻，在不远处的山崖缝隙间，找到一个无头无尾的虫子，只一个腰身葫芦，像现在的胶囊，稍大一点，一圈一圈，又像大蜂腰后部分。一层很薄的，类似苇毛的纸包着，剥开，似肉非肉，似虫非虫。

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它会学舌，学到如此逼真，却有一个解不透的怪名：山哑哑。



芨芨草

在村里，旮旯里角，又干又硬的地方，长着一窝窝韭菜似的草，从细长的叶子里，不知几时长出硬硬的杆，村里人叫芨芨草。

芨芨草有两类，一类纤细些，叶细，杆细，柔软如须，又叫龙须，扎半大不小的扫帚，扫里屋用。有人说，这是母芨芨。一类坚硬如铁，又高又壮，粗如铁丝，扎大扫帚，专扫庭院街道，经久耐用。人们说，这是公芨芨草。

村里扎扫帚最好的是七尖牛，子继父业，扎了几代了。箍扫帚的铁圈，二铁匠会打，扎扫帚的木柄，三木匠会做，但扎出的扫帚，谁也比不上七尖牛的，磨成秃个朵儿了，一根芨芨草也不掉。不要说户家，远近学校大队，使用的都是七尖牛扎的扫帚，真该注册一家七尖牛牌扫帚厂了。

在芨芨窝的不远处，或村口，路边，长着一种类似芨芨的草，不细看是分不出的，村里人叫它老鸦麦，又名假芨芨，扎了扫帚一扫就零跌了。它一无是处，除了哄哄乌鸦，鸟都不吃。

芨芨草，每年拔完秆后，必须烧尽，烧成一片灰，黑乎乎的，明年才长得快。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甜草苗

甜草苗长在干硬的荒地里，不像白草，遍地都是，稀稀拉拉，会挑地方似的，大多长在阳光充足的突兀处，低洼潮湿的地方，从未见过。

这种草，土上的绿苗没用，只有长长的根子，晒干后剪成小截，含在嘴里，又甜又香，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弥漫周身，清凉下火。村里老医生向孩子们收取，几分钱一根，指头粗的给到一两毛钱，说甜草苗是味中药，叫甘草。

指头粗的甜草苗就很少了，还有婴儿胳膊粗的，大孩子们叫它甜草王，更是稀少。一片地里，有时没有一苗，从苗子上是分不出的，看着苗子大，一刨才小拇指粗细。甜草王的苗子并不大，枝细叶少，分外绿。有经验的孩子，到了一块地里，并不急着找，急着刨，先选一个最佳位置，能一眼看到整片土地，看阳光洒落最多的地方，看风流旋转的地方，地气蒸腾，老人们说那叫地眼。甜草王一般就长在一块地的地眼处。即便找到甜草王，一个孩子也不敢刨。据说每棵甜草王下，都有毒蛇或毒虫把守着，日夜照看。而且甜草王会窜，不小心触了根苗，最粗壮的部分窜走了，只留下一两枝细细的藤蔓。先准备一条长长的干蒿绳，点燃，毒蛇或毒蛤蟆一闻见就逃走了，才可从苗子周边取土，取的差不多时，一个握住苗条子拉，一个小心地刨，甜草王才会完整地刨出，从腰中间割断，一人一半，慢慢阴干。

甜草苗常吃，嗓子一疼就含一截。夏天里，当糖含，有时也泡水喝。但甜草王只是见过，人家当宝贝似的，哪里会给你享用。藏过多年，最后还是高价卖给收药材的。



人獾子

獾子，昼伏夜行，经常出没在村外的田野小树林里。一入冬，就像蛇一样，缩在洞里吸自己的油了。

夏秋之际，尤其喜欢窜到瓜地，啃香瓜菜瓜吃。獾子的种类很多，有猪獾人獾等，人獾不常见，偶尔在瓜地碰见，抱着瓜，胖嘟嘟的，发出的叫声，也不知是笑声，像婴儿似的，故得名人獾。

村里的猎人，喜欢捉獾子吃。在靠近瓜地的小树林子边，巧妙地埋上大铁夹，伪装起来，獾子路过时，不小心就会被夹住，成了口中的猎物。大多时候是挖獾子，发现了獾子窝，在白天里使劲挖，獾子知觉后，钻进岔道里，将口埋住，一边往远处挖洞。手脚快有力气的猎人，挖得獾子无处逃，乖乖受擒。獾子肉不像野兔肉，也不像黄羊肉，干干的，很肥，红丝肉也直往外冒油。獾子油很特别，放到手心一滴，很快就渗透到手背，渗透力相当厉害。

像耗子油能治烧伤一样，獾子油也有它不可取代的功效，谁家孩子大便干结，堵塞下不来，就在屁股门抹一点獾子油，一会就渗透了，大便松软，屙了下来。猎人打了獾子，皮挂起，肉吃掉，獾子油用小瓶装，藏起，当药用。

夹住或挖出人獾子，哀鸣的叫声使人不忍心伤害，就随手放掉了。也有人说，人獾子吃不得，吃了会发疯的。